

# 试论《日瓦戈医生》的时空叙事艺术<sup>\*</sup>

汪 磊

**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艺术时空反映着作者的审美意识与创作思想。《日瓦戈医生》中的时间包含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对故事时间的处理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围绕主人公所发生的事件，依据日历时间交代故事进程；二是通过大自然运动过程中光线、色彩、形状、声音的变化表达出时间的流逝。文本时间方面，作者的叙事原则是忽略日瓦戈、拉拉等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而注重他们的心路历程。艺术空间的建构则折射出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帕氏对小说空间的处理建立在主人公个体生命的体验之上，人物的内心世界成为外在物质世界在空间上的延伸与拓展，文本的社会、历史及人物心理等主要艺术空间充满寂寥、感伤的色彩。

**关键词**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 时间 空间 时空体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1.017

文学作品描绘社会生活、历史事件以及人的命运，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形式。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不仅拥有时间上的因果、顺承关系，而且发生于一定的空间之中，文本的艺术时空影响着故事脉络的发展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另一方面，作家对文本时空的艺术化处理也反映出其独特的审美意识与创作思想。

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 - 1960）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46 - 1955）中描写了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历史的重大事件与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为背景，以日瓦戈医生辗转于莫斯科与西伯利亚的生活历程为情节主线，在宏大

的历史时空视阈下讲述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借助人物思想、命运的变化反映出时代的整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表达出作者本人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叙事学理论通常将文学作品的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对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作了明晰的解释“时况问题（即时间状况问题——本文作者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时间概念：一个是被描写世界的时间性，另一个则是描写这个世界的语言的时间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语言叙述的时间顺序之间

<sup>\*</sup>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日瓦戈医生》语言艺术研究”（13YJA752020）的阶段性成果。承蒙南京大学俄语系王加兴教授对本文论证加以指导与帮助，特此致谢。

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sup>①</sup>“被描写世界的时间性”指的是故事时间，包括艺术世界中主人公的生平时间（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历史时间（历史事件、时代交替及世代更迭的过程）、宇宙时间（关于宇宙永恒的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等等。“描写这个世界的语言的时间性”是指文本时间，即叙述者讲述故事所用的时间，在作品中通过叙事篇幅直观地表现出来。

《日瓦戈医生》以其规模宏大的历史叙事给读者以强烈的岁月沧桑感。小说时间从日瓦戈的童年开始，讲到主人公生命的结束，最终以戈尔东、杜多罗夫的暮年收篇；历史事件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章的诗篇还提及到基督耶稣的诞生、受难与复活。作家给弗雷登别尔格的书信里写道：“我要在这部作品中勾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面貌”，<sup>②</sup>因此小说曾有一个副标题“半个世纪日常生活的图景”。

帕斯捷尔纳克对小说故事时间的处理方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作者按照日历时间，围绕主人公所发生的事件，采用确切的年月日来交代故事进程。为了避免单调，作者在小说中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时间表示方式：1) 通用的公元纪年，如“1903年夏季”、<sup>③</sup>“1906年1月”（67页）、“1911年整个11月”（79页）、“1943年夏天”（610页）；2) 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俄日战争还没结束”（25页）、“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427页）、“正是新经济政策初期”；3) 宗教日历，如“这天正是圣母节的前夕”（4页）、“那时正值喀山圣母节”（7页）、“那天是奥莉加的命名日”（31页）、“圣母升天节以后”（224页）等等。另一种是作家通过大自然中的物体变化，通过大自然运动过程中光线、色彩、形状、声音的更替表达出时间的流逝。例如“天没全黑下来，日瓦戈还可以看见医院后院圣女街几幢私

人住宅的玻璃阳台，还有医院一幢楼房后门的电车支线。雨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地下个不停，尽管雨水的悠然自得使风变得怒不可遏。阵阵狂风撕扯着缠绕在一个阳台上的野葡萄的新藤，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抖动几下，然后再鄙夷地抛到地上，犹如扔掉一件破衣烂衫……很快夜幕四合，窗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有根魔杖一点，霎时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125-126页）时间在这里通过窗外光线、雨水、狂风以及灯光的变化表现出来，成为大自然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一种时间是线性的，具有不可逆转的单向性，人物的生命历程就是这种日历时间的典型表现，这也是小说故事时间的传统展现方式。无论是日瓦戈父母、岳母安娜以及他本人的去世，戈尔东、杜多罗夫从13岁、11岁的少年成为“日见苍老的一对好友”，抑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少女”拉拉某一天“出了门再也没回来”，红军指战员斯特列尔尼科夫最终开枪自杀，时间表现在人物身上都是流逝的，无法回头的。正因为如此，小说强烈表现出对于历史和死亡的思考。“历史又是什么呢？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系统探索死亡之谜和将来如何战胜死亡——这就是历史。”（12页）“历史是第二宇宙，是人类借助时间和记忆提出来，用以对付死亡的挑战。”（81页）对死亡与复活的解释“然而，有一个统一的没有止境的生命，总是充塞于宇宙之中，并且通过无数的组合和变化形式时刻在更新……当您降生的时候，您就复活了……由于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不会有死亡……”（83-84页）所以，小说中的历史时间深深地打上了“记忆”的烙印，文本中总是出现“那时正值”、“那天是”、“正在这个时候”、“这是个平常的日子”等字眼，这就如同一位时间老人默默回想曾经发生的一切，诉说那些久远的故事。日历时间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宗教节日的运用：小说故事的开始在圣母节前

夕,科马罗夫斯基第一次引诱拉拉的时间是“奥莉加的命名日”,安娜·伊万诺夫娜去世恰好时值圣诞之夜,安季波夫与拉拉“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举行了婚礼。所有这些故事情节都发生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书中最后一次出现宗教日历是1917年的圣母升天节,此后小说再也没有出现宗教节日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教堂仪式,就连日瓦戈的死也是在“8月底的一个早上”,而不是“变容节之后”,<sup>④</sup>葬礼上拉拉深深感到“不按教堂规矩给他唱《安魂曲》,总是件憾事!”(604页)。显然,宗教时间不仅反映了历史真实——信仰无神论的苏维埃政权对东正教的取缔,也在主人公身上将过去与现在及未来划开了一道鸿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是作者对过去一种深深的怀念和回忆,诚如作者所言:“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同时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了还债所做的努力……我想把过去记录下来,通过这部小说,赞颂那时俄罗斯美好和敏感的东西。那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已长眠地下。但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sup>⑤</sup>

第二种时间是通过大自然中各种形象的变化和更替而表现出来的,这一时间形式与作家对大自然的态度息息相关。大自然是《日瓦戈医生》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具有与历史事件同等重要的地位。帕斯捷尔纳克赋予了自然现象人类内在的感情性格,以人格化的抒情笔调描绘了大自然的“音容笑貌”:

……一身鲜艳羽毛的迎冬小鸟,像冬天的云霞;还有灰雀和山雀,都落在花楸树上,慢慢地挑拣着啄起一颗颗果子,仰头伸颈,使劲吞进去。

树雀之间,仿佛产生了生动的亲密关系。似乎花楸树把这全看在眼里,挣扎了好久才让步,出于怜悯雀儿,解衣把乳头

递过去,就像母亲哺育婴儿。“唉,拿你们有啥法子。吃吧,吃吧。饿就吃吧。”说着露出了笑容。(430页)

上文中的比喻、拟人、象征等种种修辞手法将树木和小鸟的形象生动而独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怪乎马克·斯洛宁指出帕斯捷尔纳克“以泛神论的态度热爱大自然”。<sup>⑥</sup>阿赫玛托娃在谈到大自然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重要性时,这样说道“大自然是他毕生唯一的享有充分权利的缪斯,是他隐秘的对话者,是他的未婚妻和情人,是他的妻子和遗孀——大自然对于他就如同俄罗斯对于勃洛克。他至死都忠于大自然……”<sup>⑦</sup>茨维塔耶娃由衷地称赞作家“是大自然的现象”。<sup>⑧</sup>的确,在《日瓦戈医生》中,自然环境的描写并不仅仅是为了制造气氛,衬托人物的情绪、心境,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是为了强调大自然与人类及其物质文明是整个苍穹之下的一个统一体,它是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这种时间形式与人物事件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自然环境的运动过程同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相一致。例如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骗走的那一段:

日瓦戈医生站在门廊上……此刻低沉的夕阳,恰好照在开阔地上。

……

终于,连这一刹那也倏忽而过。血红的太阳还留在雪堆蓝色的镶边上面,积雪贪婪地吸着夕照带来的菠萝的甜味。

……

天色渐暗,雪地上夕阳洒下的一处处红铜斑点,迅速熄灭了。渐灰的柔软的空际,很快弥漫在雪青色的黄昏中,又渐渐转成淡紫。同这灰蒙蒙烟雾融成一体,是以粉白色低空为背影的大路上那几棵白桦,树枝像纤细的画笔织成了花纹。(547-548页)

显然，日瓦戈是情感体验的主体，而夕阳、雪堆以及树木也都加入到他的情感体验之中，主人公悲恸的内心感受仿佛也令大自然的运动过程变得迟缓，近乎于停滞。

文本时间方面，作者的叙事原则是忽略日瓦戈、拉拉等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而注重他们的心路历程。有时主人公一年甚至好几年的生活都被一笔带过；而有时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思绪或对话却被极度关注，被予以很长的叙述篇幅。例如主人公们的童年时代，三章的叙事篇幅令读者印象最深的是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心思想和世界观，如日瓦戈幼小脆弱的心灵，充满着对暴风雪的忌惮，尼卡对大自然的“发号施令”，渴望去西伯利亚与父亲一起发动起义的怪诞思想，戈尔东对自己犹太人出

身的苦恼，对社会不公的深刻思索，安季波夫的搞笑、天真以及他对拉拉极度的迷恋。然而这些出场人物如何度过自己的童年，怎样在求学过程中克服困难获得成长，彼此又是如何相识建立友谊关系的，小说中都没有交代。而第1章记录韦杰尼亚平与友人的交谈，展现这位还俗教士的理论思想时，叙述者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拉拉遭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之后内心世界的挣扎（第2章），作者同样是不惜笔墨，甚至用几个小节来讲述女主人公清晨所做的一个短梦。可以看出，作者详略有致地展现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其中着力描写的是他们生活中某些重要的片段，这些片段最能显现人物的思想观念和内心感受。

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相当丰富，例如：

表 1

事件	主要人物	故事时间	叙事时间	备注
拉拉失身	拉拉	一天	3 个 小节 <sup>⑨</sup>	深入描写拉拉的内心世界（说明这对拉拉来说非常重要，是她身心成熟的关键时期）
圣诞舞会	日瓦戈、拉拉	一个晚上	5 个 小节	拉拉开枪射杀科马罗夫斯基（男女主人公第二次相遇）
戈尔东拜访日瓦戈	日瓦戈、戈尔东	一周左右	5 个 小节	日瓦戈与戈尔东彻夜长谈，表达对沙皇、人民、民族的看法
梅柳泽耶夫小镇广场集会	日瓦戈、乌斯吉尼娅	一个傍晚	2 个 小节	详细描写夜晚的自然风光、完整记录乌斯吉尼娅集会上的发言
前往瓦雷基诺	日瓦戈、斯特列尔尼科夫	两周左右	26 个 小节	由普里图利耶夫、瓦夏、阿穆尔斯基的遭遇，以及同斯特列尔尼科夫的会谈展现出日瓦戈对革命、战争的理解
日瓦戈一家宁静的生活	日瓦戈、拉拉	半年左右	15 个 小节	通过主人公日记、与拉拉见面后内心的斗争表现出日瓦戈对家庭、艺术、爱情、生命等哲学命题的思考
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回尤里亚京	日瓦戈、拉拉	一个半月	36 个 小节	藉助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破灭、科马罗夫斯基的诱骗得逞、斯特列尔尼科夫的自杀等表达出个体生命在社会革命中的悲剧
日瓦戈的葬礼	拉拉	一天	5 个 小节	医生的棺槨（形似诺亚方舟）、拉拉的哭诉（爱情的礼赞）反衬出日瓦戈的生命意义

我们再看一下日瓦戈人生历程的叙事时间：

可以看出，除去小说第16章尾声部分的5个小节，在其余226个小节中，作者用85个小节叙述了莫斯科22年的历史故事，却用

了116个小节讲述主人公在乌拉尔2年左右的生活。换言之，作者对乌拉尔情节的叙述明显放缓了节奏。这说明乌拉尔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不仅对主人公来说意义重大，而且也体现着作

者的理想追求。帕斯捷尔纳克增加日瓦戈在瓦雷基诺生活的叙事篇幅,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作家对田园幸福生活的珍视和向往。读者同时也深深感到,外部世界对田园生活不断干涉和侵扰,乌托邦般的“理想王国”在动荡的历史时代注定覆灭。

表 2

地点	故事时间	叙事时间
莫斯科	1903 - 1915 年	51 个小节
西线战场	1915 - 1917 年	25 个小节
莫斯科	1917 - 1918 年	22 个小节
瓦雷基诺途中	两周左右	26 个小节
乌拉尔	1918 - 1920 年	90 个小节
莫斯科	1922 - 1929 年	12 个小节

## 二

小说描绘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生存境遇、思想历程,必然包含一定的空间形式。在俄苏学者洛特曼的理解中,“文学作品的艺术空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人物分布其间,情节也发生其间。”<sup>⑩</sup>艺术空间是作者创造的一种“世界模型”(модель мира),表达他对客观世界的理解。<sup>⑪</sup>《日瓦戈医生》中的艺术空间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社会、历史、人物心理等主要艺术空间充满寂寥、感伤的色彩。为了展现 20 纪上半叶俄罗斯的全貌,作家描写了革命前莫斯科城市的生活、学习、工作情景,讲述了战争中被炮火摧毁的乡村的遭遇,描画了广袤、凄凉、西伯利亚高原景色,以及狂风肆虐、风雪交加的乌拉尔山区景象。寂寥的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作品的沧桑感与厚重感。例如,“破旧机车的堆放场、市郊基地、铁轨上破烂的火车、生锈的屋顶和商店招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荒凉的图画。”(301 页)此外,作家还常常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主人公的思绪、感受、梦境、幻觉,细腻地刻画出他们思想意识的流动,用人物矛盾痛苦的心理空间折射孤寂哀伤的社会

空间。例如第 13 章中日瓦戈所做的噩梦,儿子萨沙在屋外遭遇洪水,拼命向日瓦戈呼救,而“他却泪流满面地抓住门把手,不放孩子进来;为了对另一个女人讲所谓信义和责任,宁可让儿子做牺牲品”(477 页)。这一梦境清晰地反映出亲情与爱情、义务与欲望在日瓦戈的内心所产生的剧烈冲突,他有保护、抚养幼子的义务,却又深深爱着“另一个女人”拉莉萨,家庭与爱情似乎难以两全。

第二,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外在物质世界在空间上的延伸与拓展。日瓦戈在尤里亚京怀着痛苦与悲伤的心情读完了妻子冬尼娅的最后一次来信,便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中,此时的心理空间变成一片空白“日瓦戈抬起眼睛。茫然无神的眼睛痛苦地呆呆望着,不幸和悲伤使他感到空虚,双眼干涩无泪,周围的一切,他都看不见,也意识不到了……日瓦戈呆呆望着窗外,仿佛窗外不是飘雪,是他继续读着的冬尼娅的来信,不是飞过片片干爽的雪花,而是闪过白纸上黑字间的空白,空隙是那么洁白,那么多,没有终结。”(508 页)正如阿尔丰索夫(В. Н. Альфонсов)所言,帕氏作品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往深处铺展开来,因而梦境与现实、瞬间与永恒融汇到了一起”。<sup>⑫</sup>听完兽医库丽巴哈为牛治病所念的“咒语”,日瓦戈觉得这可能是诺夫哥罗德或伊帕季耶夫编年史里的内容,他因而想到了拉拉——俄罗斯文化母亲的象征,<sup>⑬</sup>“仿佛拉拉裸露出左肩。像一把钥匙打开藏在大柜中的小铁箱的密门,人们用长剑插进划开了肩胛骨。于是在她内心深处,发现了她心灵珍藏的秘密。”(447 页)在游击队度过 18 个月准备逃离的时刻,医生的脑海浮现亲人的身影,内心的激动转化为深深的自责“仿佛在暴风雪中的田野上,冬尼娅抱着萨沙在往前走。她用被子裹着儿子,自己的双脚陷在雪中;她使劲拔脚,大雪朝她压来,风把她吹倒……她两只手全占着,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能帮忙。萨沙的爸

爸不知去向。他离得很远，总是很远，一辈子都各自一方，这可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有这样的吗？”（455页）小说人物的思绪、情感既是外在空间影响的结果，也是作者思想观念和内心感受的直接表现。

第三，作者注重描绘社会和自然空间的运动、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一切都在缓慢匀称地活动。河水漂流，迎面蜿蜒着小路。路上走的是医生。云朵同他朝一个方向前进。连田地也没有静止不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上面摇摆。”（567页）人物的心理空间同样如此，它总是处于意识的流动之中，表现出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变化，例如女主人公拉拉躺在床上时的想象反映着她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应该再睡着一会才好，’拉拉想着。与此同时，脑子里却浮现朝南的马车店此时的情景……拉拉继续想象：再往前走，在兹纳缅兵营里，龙骑兵正在操演……骑手们跑步跃上马背，时而慢步走，时而小跑。兵营围墙外，一群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乳娘们张大着嘴惊讶地看着骑兵操练。”（30-31页）帕斯捷尔纳克还将自己的理性思考注入大自然的形象中，用大自然变化的规律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犹如植物世界的生活。冬天在雪的覆盖下，阔叶林的秃枝细瘦可怜，像老人赘疣上的毛发。到了春天，几日之内林木就改换了面貌，变得高耸入云，在树叶遮盖的林子深处可以藏身。这一变化是靠运动实现的……我们看永远在发展、永远在变化而演变又难以窥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历史是看不见的，正像看不见草是怎样长大一样”（551页）。大自然与人类历史共同发展，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大自然的种种形象传达‘时代气息’，而这些形象所囊括的不仅是一个时代，而且是几千年的历史，甚或整个宇宙……大自然表达的是事件发生的环境与本质”。<sup>④</sup>

第四，作者着力表现嗅觉、听觉、触觉上

的感受以增强艺术空间的视画效果。帕斯捷尔纳克善于感受空间场景中的声音、气味、色彩，并将它们在作品中全面地展现出来。“这里真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时刻都可以听到黄莺三种音调唱出的清脆歌声，当中间断一会，仿佛要待柔润的鸣唱全被周围吸收，才唱第二声。闷热的暑气，使花坛缭绕着的花香无法四散开去。”（14页）“城里已经是初冬景象，空气中飘着踏烂的槭树味和湿雪的潮湿味，还可以闻到火车头的烟煤和车站地下餐室刚烤好的热乎乎的燕麦面包的香气……值班员嘟嘟地吹出种种不同哨音，挂钩员吹着他的小哨子，火车头发发出低沉的笛鸣。各种声音高高低低，在车站里响成一片。”（32页）“沉入屋后的太阳，突然从屋角射过来一束束余辉，仿佛用手指触点着街上一切红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色帽冠，一面倒在地上的红旗，雪地上一道道的血迹和斑斑点点的血滴。”（44-45页）从以上片段中可以看出，帕斯捷尔纳克对生活和大自然中的声响极为熟悉，对鸟雀的鸣啭、风雪的呼啸、火车的轰鸣、铁道工的哨声都异常敏感；他同样还善于表达嗅觉、视觉和触觉上的印象，将花香、空气中弥漫的湿气、槭树的味道、雪地上红色的血迹准确地表达出来，凸显出多维感受的效果。所以西方学者曾生动地指出“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的视界和可触性几乎是立体的，如同沾满露珠的湿漉漉的枝叶从书页中伸了出来，轻柔地抚动着读者的睫毛。”<sup>⑤</sup>空间描述上的这种视画功能，并非像电影中蒙太奇手法那样对几个不同层次画面的拼凑剪辑，而是如同19世纪俄罗斯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等人作品中的立体表现手法，将视觉、听觉、嗅觉、感性和理性思维融合到一起，引发刺激读者的感官，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小说艺术空间的美学效应和审美功能。

《日瓦戈医生》艺术空间的建构折射出帕氏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作家对艺术空间的处理

建立在主人公个体生命的体验之上,他紧紧围绕人物对社会生活、历史事件和自然环境的感受构建小说的故事情节,以饱蘸感伤的抒情笔调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将主人公对社会空间、历史空间、自然空间的切身感受与理性思考融入笔端,从而传达出创作者本人对个体命运、历史事件的情感与态度。

### 三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sup>⑩</sup>“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sup>⑪</sup>毋庸赘言,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中提出“时空体”概念“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位学者在历时研究欧洲古代文学、中世纪小说、拉伯雷、歌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基础上,发现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小说的时空体各具特色,例如古希腊传奇小说的时空体在时间上饱含循环性、在空间上充满“偶合”的特征,故事情节不受时空的束缚。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门坎型”时空体。一方面,陀翁善于创造主人公的双重(及多重)人格——“同貌人”,通过其内心对话的方式凸显性格上的冲突与矛盾,使人物心理空间戏剧化、复杂化;另一方面,陀翁常常在短暂的时间和狭小的空间内铺展开大量情节,如在生日晚会、葬礼后的酬客宴、开往彼得堡的火车、回到住处的路上等短则一两小时、长则一两天的时间中,作家将所有出场主

人公的人生经历、言行举止、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时空体理论将小说时空关系本身的特点纳入作品情节设计、人物安排乃至文学叙事、创作主体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研究,这为我们分析《日瓦戈医生》的时空叙事艺术提供了有益参考。

《日瓦戈医生》具有“柏拉图型”传记时空<sup>⑫</sup>的特征。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它结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遭遇以及他本人对历史、艺术、哲学的思考,这一观点在学界获得多数研究者的认同。“《日瓦戈医生》甚至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传,一种令人惊奇的形式使作品缺乏同作者的现实生活相一致的外部真实的自传……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可以在读者面前最充分地揭示自己内心生活的命运。”<sup>⑬</sup>帕氏本人就曾说过,日瓦戈身上有着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他本人的影子。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犹如一个寻求真知者的生活道路,读者在书中所了解到的俄罗斯历史其实是日瓦戈个人眼中的历史,是他心灵所感受到的历史,是一种在特定的哲学、道德思想观照下的历史。帕氏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和内心感受将城市、农村、战场等社会生活场景与大自然两相对比,反映出历史场景的风云变幻与大自然的宁静安逸,并通过改变时间与空间在小说中的比例和作用方式,把哲学思考推向前台,让它真正担当小说的主角。于是在《日瓦戈医生》中,作者从岁月长河中捡拾时间的碎片,不断构建成自己对莫斯科城市、大自然风景、战争场景的记忆和思考,力图深入到个体生命的体验之中,使得作品在体裁上兼含史诗与“自传体”小说的特性,小说主要通过主人公的活动或他的主观感受来描写外部空间。甚至可以说它是以人物的“内心”为中心,外部空间或远或近,景物描写或详或略,完全与主人公的心理时空联系在一起。这样,作者在小说叙事中努力展现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和哲学

思考,坚持个体思想的自由与独立性,使读者在阅读《日瓦戈医生》之时,常常关注的不是时空的变化,而是蕴含在时空之中乃至文字以外的遐想所带来的思考与启迪。尤其是当作者有意将空间与人物个性、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主人公与时空完全融为一体,变成一幅永恒的世界图景。读者在这永恒的画面中,在大自然与历史空间跳跃流转中感受到小说开合有度的时空意识,体验个体与历史、自然与社会相对立的沧桑与无奈。

道路时空体是俄罗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创作主题,无论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抑或是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旅途中不期而遇的主人公们不仅有着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而且有着生活观念、道德品性、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作家在道路时空体中打破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体系,将相距遥远的个体聚集到一起,给他们以足够的空间和方式展现自己。《日瓦戈医生》中主人公日瓦戈的一生仿佛都在“道路”上,他自幼失去双亲,童年在莫斯科寄人篱下,成年后因战乱辗转于一战前线、莫斯科、瓦雷基诺、西伯利亚,最后又返回莫斯科。“莫斯科—西线战场—莫斯科—东方乌拉尔山区—莫斯科”——仿佛空间上的一个“钟摆”,与他的心理路程相交辉映。而连接空间上这些点的正是道路——铁路、河道、大道、驿路等等。作者将不同的时间形式糅合在道路之中,例如日瓦戈一家在火车站废墟扫了三天三夜的雪“铁铲方方正正地铲起雪,干松的雪块熠熠闪光,仿佛布满了钻石!日瓦戈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代。那时年幼的尤拉带着镶边的浅色风帽……这几天是他们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地方笼罩着一种神秘而难以言传的气氛,人们有些像普希金笔下普加乔夫的豪放和粗犷,又有些像阿克萨科夫描写的愚昧和落后……”(277—279页)再如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回尤里亚京“大约一小时之前,

他从铁路线那边进了城区,可从城门走到这十字路口,却整整花了一个钟头……它们(指铁路线——本文作者注)成了在大道上拦路抢劫的武装匪徒的堡垒,成了刑事和政治逃犯以及当时不得已的流浪者等人的栖身之所……人类文明的规律,到此寿终正寝。起作用的,是禽兽的规律。人们重又回到了史前穴居时代的梦境中。”(459—460页)客观的现实时间与主观的人物心理时间,真实的故事时间与虚拟的历史时间统统交织在主人公漂泊的道路之中。在这道路时空体之中,邂逅、相遇成为表达作品思想的重要手段。日瓦戈从梅柳泽耶夫镇回莫斯科的火车上碰到聋哑猎人波戈列夫希赫,携全家前往乌拉尔旅途中遇见无辜的囚犯乘客:小五金店学徒瓦夏、彼得堡的会计普里图利耶夫,无政府主义者阿穆尔斯基,随游击队在西伯利亚森林四处征战时结识念“咒语”的库丽巴哈、杀妻弑子的帕雷赫,从西伯利亚走向莫斯科的途中又遇瓦夏,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战争时代的一个个缩影,他们都有着各自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经历。通过这些悲伤、心酸的故事作家不仅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同时表达出对战争、暴力的控诉,对革命的反思。小说的道路时空体浸透着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个体生命的同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体现出作家的历史感触与哲学思考。

在爱的主题方面小说表现出一种田园诗类型时空体。在瓦雷基诺生活的日子里,日瓦戈和家人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劳动养活自己,享受着农事劳作的乐趣;夜深人静之时,医生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写诗,记日记,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他偶尔还为远道而来的病人医治病患,前往尤里亚京图书馆借阅书籍,并因此而与拉拉产生炽烈纯真的爱情。在帕氏研究专家斯米尔诺夫看来,这些情节具有傅立叶、培根、莫尔的“空想主义”色彩,具有乌托邦“理想国”的特征。<sup>②</sup>



事实上,小说包含的是田园牧歌的思想,犹如家庭田园诗、农事劳动田园诗和爱情田园诗,劳动、创作、爱情构成这种田园诗生活的基本内容,而对家人、艺术、生活和他人的爱则构成这种生活的全部精神内涵。在这里,生活的空间与外界隔绝、呈封闭式状态,自然时间与日常生活时间的节奏变得缓慢,时间仿佛凝滞,在空间之中。主人公在面对现实生活、文艺作品以及大自然的现象时常常表现出真实细腻的心理感受,这些情感不仅体现出他的博爱精神,更传达了他将过往与现实、人与自然、时间与空间看作统一整体的时空意识。例如日瓦戈的诗《圣诞之星》:“远方是雪中田野和墓地、/围墙、碑铭、/雪堆里的车辙、/坟上的天、满空的星。//附近是守院人的小窗, /窗里新亮起一盏灯, /幽光怯懦, /好似去维夫列路上的星 //……此刻,宛若奇特的未来时光, /眼前浮现出后来的一切: /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愿望, /画廊和博物馆的图景, 种种世界……”(663-664页)天空与大地的物象,历史与现实的图景彼此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宇宙,时空因此而成为一种永恒的概念。“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世上的一切都被一根细细的却又很牢固的纽带深深联系在一起。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洋溢着这种感觉……世上的一切都是统一的,当人感觉到这种统一时,他就拥有了幸福的时刻。”<sup>②</sup>

显然,将《日瓦戈医生》中的时间与空间结合到一起来诠释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帕氏所要表达的创作主题与哲理式思索。作品中所蕴含的这些时空体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究日瓦戈的心理历程、人生轨迹,更有利于我们挖掘帕氏小说的艺术、思想价值。

#### 注释:

① 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

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0页。

- ② 帕斯捷尔纳克 《人与事》,乌兰汗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100页。
- ③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7页。本文采用的小说译文均出这个版本,个别地方有所改动。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④ 有学者指出,日瓦戈死于8月是一种寓意,因为在《马太福音》中,8月6号是主显圣容的日子。《马太福音》第17章第2、5节写道“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日瓦戈死的日子与主显圣容的时间基本吻合,这寓意他要脱胎换骨,彻底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精神面貌,与自己的过去告别。见任光宣《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组诗的福音书契机》,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3期,10-15页。
- ⑤ 帕斯捷尔纳克 《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365页。
- ⑥ 马克·斯洛宁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利民、刘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231页。
- ⑦ Ковалёв Н. С. Лирика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0. №4, С. 60.
- ⑧ Пастернак Переписка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М.: Худож. цт., 1990. С. 305.
- ⑨ 小说散文叙事部分16章,共计231个小节。以32开的俄文本为例,叙事篇幅最长的第6章第4小节(描述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后内心的孤独,与舅舅的见面与谈话)为10个页面,叙事篇幅最短的第2章第14、15、16小节(描述拉拉的内心世界)为半个页面,散文叙事部分共566个页面,平均每个小节2.45个页面。
- ⑩ Лотман Ю. М. В школ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8. С. 258.
- ⑪ Лотман Ю. М. В школ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 С. 253.
- ⑫ Альфонсов В. Н. Поэзия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 65.
- ⑬ 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对《日瓦戈医生》的主题精神作了提炼与概括,认为书中主要展现了四个命题——革命、历史、生活哲学和文化恋母情结。其中拉拉即为俄罗斯的文化女神,小说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对祖国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详见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哈佛读书札记)》,载《读书》1987年第4期,29-41页。

- ⑭ Иванова Н. Смерть и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доктора Живаго // Юность, 1988. № 5, С. 200.
- ⑮ Todd A. C., Hayward M.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n Poetry*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1993), p. 191.
- ⑯ 卡西尔 《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54 页。
- ⑰ 让-伊芙·塔迪埃 《普鲁斯特和小说》，桂裕芳、王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224 页。
- ⑱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 3 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274-275 页。
- ⑲ 研究古希腊的自传时，巴赫金将它们分为两种类型：“柏拉图型”和雄辩体自传与传记 “柏拉图型”时空体是“寻求真知者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时间被分解成不同的阶段，显示不同的生活道路形态和性质，成为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时间，而空间则被象征化，例如高度与长度不仅表示距离，而且还表示思想上迈向真理的艰辛。
- ⑳ 德·谢·利哈乔夫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日瓦戈医生〉的思考》，严永兴译，载《外国文学动态》1988 年第 6 期，14 页。
- ㉑ Смирнов И. П. Роман тайн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М.: НЛЮ, 1996. С. 89-92.
- ㉒ Дубровина И. М. С верой в мировую гармонию: обр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омана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 9. 1996. № 1, С. 5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思红

three levels: the subject , the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symbolic order. Lacan further reveals the connotations of Freud's death instinct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symbolic repetition.

**The Letter by the Hittite King Hattusili III to the Babylonian King Kadashimanešil II:  
Historical Facts and Biographical Value**

**LI Zheng**

Hittite letters are important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Hittite history. Until now , however , there has been almost no research about the biographical value of Hittite letters for Hittit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letter between Hittite king Hattusili III and Babylonian king Kadashimanešil II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iography , and highlights the biographical value of this letter.

**The Origin of the Frame Story in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MU Hongyan**

The frame story of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 which is the story of Shahryār and his wife Shahrzād ( Scheherazade ) ,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concubine tells stories to the king in order to save others. This frame story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Persian story whose prototype can be found in a number of Iranian legendary myths and history. Based on a closer inspection , however , we can find the great influence of Indian literature. This frame story in all probability is derived from India and obviously has been revised and polished by Persians with their folklore or historical legends. In addi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ian storytellers , the whole frame story thus appears to be colourful and attractive.

**A Study of the Space-Time Narrative Art of *Doctor Zhivago***

**WANG Lei**

The artistic space and time in a literary work reflects the author's aesthetic sense and creative thinking. In *Doctor Zhivago* ,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ime: story time and text time. Pasternak adopts two distinctive ways to process the story time. The passage of story time is expressed either according to the calendar time of the events centered around the protagonist , or through the change of light , color , shape , sound of the natural movements. As for the text time , the author chooses to focus on the spiritual path of Zhivago , Lara and other main characters. 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 of space reflects the author's comprehens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Pasternak's handling of space builds on the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of the protagonis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becomes the spacial expansion of the external world. The artistic space of society , history and psychology in the text tints with solitude and sentimentality. The mutual connec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novel shows features of Bakhtin's chronotope , i. e. the Platonic chronotope of biography , road and idyll.